

人与自然

夏天的味道

◆ 张志峰

夏季难熬,尤其是入暑后,闷热的天气如蒸似烤,使人心生烦躁。但夏天有夏天的乐趣,“谁谓荼苦?其甘如荠”。

夏天是万物生长的旺季。尤其是到了盛夏时节,天热日长,各类树木、花草、庄稼、瓜果便疯狂地生长起来,大田里的农作物一天一个模样。玉米长得齐腰后,茎叶开始显得粗壮,不长时间里,便会蹿出一人多高。物长有形,物动有声。每到夜晚,整个玉米大田里,到处是“咯嘟咯嘟”拔节声。菜园里的黄瓜、丝瓜、茄子、豆角等蔬果长势十分惊人,偶有一两日不摘,就有长老者的。站在高处看平原,到处都是绿波荡漾,一片喜人的景象。行走在田野间,会不时地看到戴着草帽的农民拿着毛巾擦着汗水在浇地。一夫不耕,或受之饥,万夫不耕,将若之何?衣食所安,不可忽也。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才牢靠,靠谁都不如靠自己。

夏日里,是鸟、虫、鱼等灵性动物最活跃的季节。整个夏天,到处都是鸟鸣嘤嘤,虫鸣唧唧。这些年由于鹤壁创建森林城市,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。城市更加清秀,乡村也更加美丽。树多了,鸟儿也多了起来。

清晨,常常是布谷鸟清脆悦耳的叫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这小生灵似乎并不令人讨厌,虽断人残梦,却不会生出“打起黄莺儿,莫教枝上啼,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”的恼怒来。附近梧桐树上有一个喜鹊窝,却是整年里难以听到几回叫。人们常说“鹊登枝叫,必有喜事来”,也有人说喜鹊是一种忘恩的鸟,称其是“麻喜鹊”尾巴长,娶了媳妇儿忘了娘”。好言自口,莠言自出。成群结队的麻雀,叽叽喳喳地飞,叽叽喳喳地叫,飞到早谷地里,能把谷穗给叨空了,庄稼人便在谷子地里绑起假人儿来吓雀。

时入酷暑,热得鸟儿们都喘不过气来,就连狗也是耷拉着长舌呼呼喘气,这时,一种不怕闷热、越闷热越叫得欢的“知了”便横空而出,振翅流响。有道是:“酷暑鸟不鸣,唯蝉来发声,莫看此物小,声高塞乾坤。”“知了”的叫声极像用刀刮铁皮的声音,入耳生烦,掩耳难避。但它却不管不顾,心无杂务,大有“天下唯我,谁奈我何”的蛮霸之狂。须知声高未必有德,而狂傲必然损德,而蝉却不自知也。

入夜时分,凯风忽至,活跃了一整天的鸟儿疲乏入巢,各类虫儿又出来发声了。它们隐藏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里,“吱吱吱”地相互呼应鸣唱起来,合奏出一曲曲动人的小夜曲。静坐在街心公园的长椅上听虫鸣,也是一种快乐的享受。

夏日里的淇河清澈如镜,浅处视可见底,深处不测如渊。淇河两岸植被极好,高大的树林,茂密的芦苇,这里成了鸟儿们的天堂。鱼儿在河里随意游动,一有动静,便迅速逃离。浅水不见大鱼,它们都潜藏在水深处。不时看到有螃蟹从鹅卵石下钻出来,横行须臾,又钻到另一处鹅卵石下边。蟹无定穴,荀子曰:“蟹六跪而二螯,非制罾之穴无可寄托者,用心躁也。”伏天里闷热难耐,清澈如洗的淇河便成了市民消暑纳凉的极好去处。每到周末,淇河里便挤满了人,浸在清澈见底、清凉透体的河水里,不仅身心俱爽,也足可自镜洗心,抛却诸多闲杂。

夏天的味道,很令人唾摸,因为,秋时的收获,都是从炎热的夏日里生出来的。

聊斋闲话

才华的重量

◆ 陈鲁民

譬如说,一斤才华可换来一石大米的薪俸,十斤才华可换来一个美女的心仪,一百斤才华可以换来宰相总理元帅职务等。

就说才华可换来美女青睐这事。民国时小说家郁达夫,其貌不扬,还有老婆孩子,却凭着过人才华,征服了杭州第一美女王映霞的芳心。作家沈从文,追求美女张兆和时,曾被嘲笑为“第十三号癞蛤蟆”,可是,才华对美女的吸引力是致命的,沈从文就是靠着上千封情书里的意趣才情,赢得了意中人的青睐。不过,如今的美女更为务实,没有变现的、分量不足的才华,她们是不认可的。所以,如果你仅是小有才华,在婚姻博弈里基本可以忽略不计。君不见,时下女性结婚条件里,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位子都是必需硬件,才华则是可有可无的小摆设,甚至连提都不提。眼下谁还想靠小有才华来赢得爱情,恐怕有点悬。

用才华来换待遇,靠才华吃饭,这

个无论在过去今天都有效,只要你的才华足够分量,就一定会换来等量或超值的待遇。孟尝君是最早按才能重量来兑换待遇的,他养的三千食客,一等才能的有车有鱼,二等才能的无车有鱼,三等才能的无车无鱼。秦国想聘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百里奚,正常情况下,聘金要用黄金千镒,因怕引起敌国注意而扣住不放,秦王用五张羊皮的奴隶身价来赎他,赎来后立即兑现高官厚禄。今天也是如此,在许多大学生、研究生就业难的形势下,有五个博士生还没毕业就被华为以百万年薪签下了工作,这是因为,他们的才华重量值这个价,且一定会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回报。

人小有才华,不足为恃,若此时与人讨价还价,或待价而沽,极易被人羞辱,因其分量太轻。等到你的才华重到谁都不敢忽视的地步,那就会要风有风要雨有雨,左右逢源,处处绿灯,可换来任何你想换取的东西。苏秦刚出道时,处处碰壁,不是他没有才华,

就是因其分量太轻。悬梁刺股发愤苦读几年后,才华大增,厚重非常,各国竞相聘他主事,一度曾携六国相印。

人小有才华,最易遭人嫉妒,被人扼杀。因为才华这东西是个稀有物,你有别人没有,他就心理不平衡,想法子给你下绊子设套子,要你的好看。等到你把才华增重到他人望尘莫及的分量时,那些嫉贤妒能的小人想害你也够不着了。不过,在这之前,还是收敛锋芒,低调谦恭,夹着尾巴做人为好。

而且,才分量轻的人,最易心焦气躁,恃才傲物,眼高于顶,目空一切,一天到晚轻飘飘的。而那些真正有分量的大腕、大咖、大牛,阅人无数,遇事万千,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,反倒是格外低调,不显山露水。

人与人之间才华重量的差距,实际上是看不见摸不着也称不到的,但一说话一办事就显出来了。欲靠才华改变命运者,赶快想办法增重其分量才是当务之急。

新书架

《地平线的另一边》:可循环讲述的趣味绘本

◆ 文燕

该书是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作家、日本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与日本绘本大奖获得者得主、超人气插画师组合 tupera tupera 联袂创作的语言接龙游戏绘本。每翻一页,文字都在叠加,故事都在延续。整本书如同“回文诗”般连绵不绝、回环往复,可以无限循环讲述,能够激发孩子们展开想象,玩欢乐的语言接龙游戏。丰富又独特的文字节奏,搭配简洁的图画,让读者不禁想象下一页会有怎样的风景。独具创意的是每个跨页左侧都有索引标签,既标示每个跨页的角色和色调,又

提醒读者可以从任意页面开始阅读,轻松进入故事。

该书是一本可以无限循环讲述的趣味“回文诗”绘本,适合大声朗读,让孩子发挥想象,玩欢乐的语言接龙游戏,激发写作创意。作者谷川俊太郎是日本国民诗人、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作家、《铁臂阿童木》《哈尔的移动城堡》主题曲词作者,诗歌入选日本各种版本的大中小学教材。画家 tupera tupera 是日本超人气插画师组合、日本绘本大奖获得者得主,也是绘本大师五味太郎极其欣赏的绘本作家。

知味

伏日酱豆香

◆ 梁永刚

鲜美可口的传统美食,用料考究,以上等的黄豆为主料;工艺复杂,须经拣豆、煮豆、拌豆、焗豆、晒豆等多道工序,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问题,否则就会影响酱豆的质量;制成后的酱豆鲜香醇厚,老少皆宜,是餐桌上的一道咸淡相宜、极具特色的美食,深受人们喜爱。除满足自家一年四季佐餐食用,酱豆还当作礼品馈赠亲朋好友,传递着浓浓的亲情和乡情。

制作酱豆的过程俗称为“晒酱豆”,一个“晒”字道出了制作酱豆的主要秘籍。一年中能够晒制酱豆的日子屈指可数,酷暑盛夏三伏天是最佳时机。三伏天太阳毒气温高,等外面地上晒得直冒烟,屋内热得像蒸笼,也就迎来了晒制酱豆的黄金时间。此时,地里的秋庄稼已经锄过两遍,农人们可以挂锄歇上十天半月,于是家家户户都忙活着晒酱豆,随便走进一户农家,入眼就能看到大大小小的酱豆盆,不失为乡村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旧时的乡间,庄户人家缺盐少油,一碟鲜香适口的酱豆是农家餐桌上的尤物,调剂着寡淡无味的寻常生活。门前屋后种的那点儿时令蔬菜往往接不上季节,更多时候需要一日三餐就着咸菜下饭,故而家庭主妇们便把晒酱豆视为农家生活的一件大事。

临走时,仓爷从袖筒里顺出一张银票,说:难得你有这份心,我就人上一股吧。可有一样,这人股的事……

周亭兰很灵,说:天知地知,你知我知。

仓爷说:很好。接着,仓爷又说了一句俏皮话:虽说我不是仓鼠,可要不沾一点荤腥儿,就没法在仓署里待了。醉了醉了……说完,站起来就走,走得有些踉跄。

仓爷走后,周亭兰走到桌前拿起银票看了,竟是五百两银子的大票。

此后,仓爷再来时,就设了专座。那是店里最好的位置,可以临窗看河。每每坐在这里,仓爷都会用一个木制小勺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霜糖豆腐。这时候,小梅文就会蹦蹦跳跳地走过来,趴在凳子上,眼睛亮亮地说:老师,我想看看你的白公公。

这时候,仓爷的脸像开了花一样,说:小哥,我教你的“小九九”会了吗?

小儿嘴甜,说:会了。一下五去四,二下五去三,三下五去二,四下五去一,五去五进一,六去四进一,七去三进一,八去二进一,九去一进一……

仓爷说:好。尔后,仓爷用碟里放的小瓷片铲起一些霜糖末,放在桌面上,那“白公公”就慢慢从袖筒里钻出来了。

小儿说:白公公,白公公。

仓爷说:白公公,小哥叫你呢。



淡风静雨(国画) 汪峻岭

也有客官借酒打俏皮,拍拍摸摸的,想吃老板娘的豆腐。这时仓爷会重重地“哼!”一声,于是就没有人敢造次了。即便仓爷不在,大约也是碍着仓爷的面子,众人也只是说些话,并不敢胡来。有人私下猜测,这女子,莫非仓爷包了?

在河洛镇,一般人是不惹仓爷的。仓署里,连仓监大人都让他三分,因为仓爷知道的事情太多了。平日收粮时,仓爷动动嘴,秤高秤低,收与不收,就凭他一句话了。

康家饭铺开初是专对漕运的,车马食宿全管。所以,无论是漕运的官员,还是贩粮食的大户,大多认得仓爷。仓爷也常介绍些客来住店。当然,有一桩事情是别人无从知晓的,仓爷在这里悄悄入了股。

自从仓爷喜欢上了这里的霜糖豆腐,周亭兰就格外看顾他。仓爷每次来,都是她亲自下厨去做这道菜。日子长了,成了习惯,仓爷天天都来。一天晚上,快打烊的时候,仓爷迟迟没走。等老板娘闲下来时,仓爷说:老板娘,有些日子了,该结账了。周亭兰说:仓爷能来,就是关照小店了。

仓爷说:我吃了这么久,你从没收过钱,为什么?周亭兰说:仓署的官爷,都是记账。

仓爷说:他们?哼。你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:官仓老鼠大如斗?周亭兰笑了。

仓爷说:我虽养着“白公公”,可我不是。周亭兰说:我知道仓爷的为人。

仓爷说:我吃了这么多天,该多少钱,你算算。周亭兰说:仓爷可是要入股?

仓爷说:入股?周亭兰说:你要是入股的话,你就是本店的股东了。等你告老时,会有一笔足够养老的钱。

仓爷眼里一湿,说:难道你还想着我告老的时候,谢了。这我就不就吃白食的了?

周亭兰说:也不是。仓爷,你是有名的神算盘。得闲时,你能否为小儿梅文指点一二?

仓爷正因为太孤了,才养了这么一个“白公公”,他当然是喜欢孩子的。痛快说:好吧,一口换一手,公平。我答应了。

于是,周亭兰把儿子叫出来,给仓爷磕了头,就算认下了。

那白公公就抬起前肢来,作一揖,小儿就笑了。仓爷就说:记住,下次我还要考你。

小儿说:我能跟白公公玩吗?仓爷说:跟我来吧。

于是,这一老一少就走出店面,到对面的仓署衙门里去了。

那白公公就抬起前肢来,作一揖,小儿就笑了。仓爷就说:记住,下次我还要考你。

小儿说:我能跟白公公玩吗?仓爷说:跟我来吧。

于是,这一老一少就走出店面,到对面的仓署衙门里去了。

那白公公就抬起前肢来,作一揖,小儿就笑了。仓爷就说:记住,下次我还要考你。

小儿说:我能跟白公公玩吗?仓爷说:跟我来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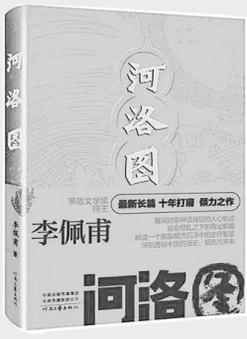
于是,这一老一少就走出店面,到对面的仓署衙门里去了。

那白公公就抬起前肢来,作一揖,小儿就笑了。仓爷就说:记住,下次我还要考你。

小儿说:我能跟白公公玩吗?仓爷说:跟我来吧。

于是,这一老一少就走出店面,到对面的仓署衙门里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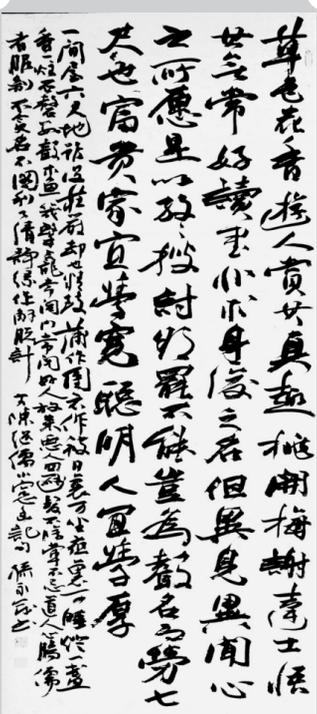
连载



那白公公就抬起前肢来,作一揖,小儿就笑了。仓爷就说:记住,下次我还要考你。

小儿说:我能跟白公公玩吗?仓爷说:跟我来吧。

于是,这一老一少就走出店面,到对面的仓署衙门里去了。



录《小窗幽记》句(书法) 孙永芳

短笛轻吹

漏水的水龙头

◆ 崔立

黑漆漆的厨房间,“滴答,滴答”的水声响起,敲碎了夜的静谧。

我从桌子前站起,也从卧室的横眉冷对中走出来,走进厨房,循着记忆中水龙头的位置,拧了把水龙头。手轻轻放下,侧耳去听,“滴答,滴答”的声音又起,我再去拧水龙头,力气用得比刚刚大了一些。事实上,当我的手松开时,水声还在。

这是怎么回事?

我把灯打开,白晃晃的灯光下,水龙头上的水缓缓下落,“滴答,滴答”。既然关不住,那打开是不是会好?打开水龙头,水流淌而出,落入白色的水池。我再关上了水龙头,尽量和缓地,当然,也用了一些力气。“滴答,滴答”的水声又响起了。我仔细打量水龙头,从顶端到出水的末端,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吗?我摸摸这,摸摸那,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。

我的手不由地又拧了下水龙头,力气用得更大了一些,突然,听到龙头处“咔嚓”一声。接着,“滴答,滴答”的水珠,就变成了一条细细的水线,缓缓地往下流。我心头暗叹了口气“完了”。这细细的水线,流一个晚上,要浪费多少水啊!我一边想着,一边轻轻把水龙头拧紧了些,然后,又逆向了松松。奇怪,这水居然停住了,没有了细细的水线,也没有了“滴答,滴答”的声音。漏水问题,居然莫名其妙地解决了。

我回到卧室,回到了另一个空间,心里好像多了点体会和感悟。

一侧沙发前快上初中的女儿,还在苦着脸背新概念英语的单词,像嘴里在嚼着不愿意吃又不得不吃的食物。之前女儿说:“我背得好累呀。”又说:“我多想休息一会儿呀。”各种旁敲侧击的话语,都被我连珠炮似地弹了回来:“你还记得你上次默写是几分吗?”“你不好好努力,别人就超过你了。”

这会儿,我的心沉静下来,对女儿说:“你休息一会儿吧,咱们先不背了。”

女儿说:“真的吗?”稚气的脸上,难掩怀疑之色,手上的书还紧紧捧着,口中还在默歌背诵着。

我的耳畔,似乎又听到了“滴答,滴答”的水声。

一张“帖子”,那“帖子”上写着:肉票一张,借银千两,一天之内,送上花家寨,人货两讫。

周亭兰一下子慌了。这年头,道上土匪很多,各有名头,谁知道是哪一伙呢?再说了,花家寨紧贴黄河滩里的四间房,是个土匪出没的地方。孩子还小,别吓出什么毛病来。

就在此时,仓爷来了。仓爷一进门就问:听说梅文不见了?找着了没?

周亭兰摇了摇头,默默地把那张帖子递了过去。仓爷凑到灯前看了很久,说:这花押我认得。此人断了一个指头,名号“断指乔”。凡他的帖子,后边都有一个断指熊的印红。

周亭兰惊恐地望着仓爷,说:他……会不会撕票?

仓爷说:此人干黑道时间不长,但心狠手辣。他喜欢给人送指头,如果到不把钱送上,他就割去肉票的一指。尔后每拖一天,再割一指,一直到你把钱送上为止。

周亭兰听了,脸煞白。16